春秋讞

三

盾以弒以為萬世之訓豈得以其為法受惡復稱
良大夫乎其言越竟乃免尤不然所以責盾者在
討賊不討賊不以竟為限使盾越竟而復不能討
賊則遂可免乎若言遂亡而不反則無所畏責此
亦因上亡不越竟之辭不察孔子之意而誤記之
也

四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之是以十一年辰陵之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争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是矣傳蓋横出厲役事以相亂也

十年

夏四月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

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崔杼舉氏與書尹氏卒之義同皆譏世卿也左氏
既失之於尹氏故併杼不能分周之强宗莫大於
尹氏固不一矣然詩有言文武吉甫者有言尹氏
太師者豈賢者則别之以見名不賢者則但識其
族歟尹氏崔氏其初告之辭亦必以名氏并見矣
春秋因之以譏世卿故去名而但見氏左氏求其
說而不得但以高國盡逐其族遂以為告以族而

不名若以為不當然故春秋録之以為非其罪其
失之遠矣詩言尹氏太師此周人之辭也不名自
可知其人矣杼乃告魯之辭若不名則安知其為
誰乎不知經之弊至於如此且欒盈左氏亦以為
以其族奔晉必亦以盈告而言其族矣經何以不
書欒氏盈之罪未至如杼復入而弑君故告一也
罪在族則去名而舉族罪在人則去族而舉名此
非左氏之所知也

也親言之則舉重而以屬道天王殺其弟佞夫是
也傳例凡稱弟皆母弟王季子審為定王母弟何
不書天王使其弟某來聘如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而忽舉字乎季與子皆字也言季則不得言子言
子則不得言季經有以字為襃者矣未有以字為
貴者也正使得稱字亦不得冠王王者繫子之稱
非繫字之稱以外傳考之定王八年即宣公之十
年與左氏合王季子固劉康公也然不得為頃王

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
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
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
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
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
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
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

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蓋自知其相戾故復為說以救之然而君子以為可免而春秋不免吾不知其說也杜預彊為之辭言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免夫大夫將君命而出褒貶即其國之事安有與國為二者其附會尤可見蓋不知貶大夫同盟之始也

十有三年

夏楚子伐宋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救蕭之役在清丘前若以是免宋則是時華椒猶未受盟若以宋見伐於楚而諸侯不救因以免宋則此罪在諸侯宋若無伐陳討貳之事安可以諸侯之罪而得免謂之君子之言亦非矣此傳急於免華椒之說以為之辭而不悟也

罪於君者不可以君殺大夫之辭加之言王札子
者以王札子當上也棄疾不言楚人以其與蔡人
殺陳佗者異故不變文而王札子言王子札則與
王子虎王子朝同疑其為兩下相殺故特變文加
名於子之上見其親貴如晉卓子衛伋子壽子云
爾此穀梁之意而經之義也令謂王孫蘇與召氏
毛氏爭政使札子殺之札子為之殺而復立召伯
之子襄使權不在札子不足以任其君之事失經

埸穀已登不為災求其說而不得是以謂之幸也

十有六年

夏成周宣榭火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穀梁皆以火為災當從二氏作災左氏不傳

經之誤也何以知之經未有書火者人火有為之

者亦不可勝記故不書天火以天事為重故書則

此何獨書乎傳以為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則是不

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楚莊王賢君也以夏徵舒之惡討陳而殺之經與之以討賊之辭豈有復納夏姬者乎至言君名諸侯以討罪按經但書楚人殺夏徵舒楚子入陳諸侯無在焉何名之有則莊王之納巫臣之諫皆無實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善用之乃大戸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斵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説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于是乎畏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邲之役在宣十二年晉本以救鄭而師自敗非鄭之罪也蓋晉敗而鄭復從楚故十四年書晉侯伐鄭傳曰為邲故也安有更七年而復討乎此蓋為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故爾非討邲也傳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今經但書伐鄭而已而傳言東侵鄭安有已聲鐘鼓言伐而復侵之者乎

舍且賵書來聘且盟今聘事既畢而復書盟豈以兩事並出者予經之例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非一事雖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猶各書今荀庚孫良夫皆不繫國非再見而畧之貶其專也且自公即位惟晉嘗為赤棘之盟而衛盟于蜀自主于楚何尋之云安得為禮或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亦不繫齊何以為中無事而不為貶乎此連鞌戰之役將在軍中盟所得專也

之脩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經伐而不戰則書伐而不書戰伐而戰則書戰而不書伐惟桓書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伐並見葢以别嫌非常法也今經但書伐秦審有麻隧之勝安得反志伐而不志敗乎杜預謂經文闕漏

傳文獨存此不知戰伐不並見之義妄以附傳而
誣經也不更本戰國時秦爵酇與前呂錡之辭相
連皆後人之辭爾

十有四年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
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經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即子反此君殺大夫之辭若據傳所言則楚子本不殺子反而子反自

故其說每相戾凡歸皆順辭也易辭也入皆逆辭
也難辭也四者各即其實言之其善惡褒貶不在
于是復者以位言也國君出奔其位未絕故可言
復歸大夫去國則絕矣故不可言復歸是故君皆
言復君而不言復者不與其復也臣皆不言復臣
而言復者求為復者也